

燕兰小谱

燕兰小谱卷之一

画兰诗共五十四首，词共三首

题湘云墨兰

友人以王郎兰扇索题，为书一绝

有学画兰者，伪署湘云名款索题

题湘云兰扇

南乡子题湘云墨兰

附同人作随意钞录，未识姓名。

为耦堂题湘云画兰

题湘云兰扇为郑定斋作

为藕塘题兰扇

长相思题湘云画兰

太初居士以所题湘云墨兰同玩，戏成三首

为藕塘书湘云兰扇

题湘云墨兰箒子

戏题王郎画扇

题湘云贻兰修居士、梅道人竹卷及所画兰

题湘云墨兰

为友人题湘云兰扇

清平乐赠湘云画兰

题王湘云墨兰

有以湘云兰扇索题者，为赋长律一首

题王郎兰墨便面

同作

题湘云墨兰

友人写兰，伪署湘云名款，索题，赋小诗一绝

题湘云画兰

题湘云兰石扇头

湘云兰扇二绝

王郎湘云意态闲远，不与众伍，所画墨兰楚楚有致，为制《采兰曲》四首，写其人以题其画

题湘云兰扇

王郎墨兰漫书二绝

题湘云画兰

燕兰小谱卷之二

自题二绝句

花部一十八人，计诗四十六首

燕兰小谱卷之三

花部共二十六人，计诗四十八首

燕兰小谱卷之四

雅部共二十人，计诗四十四首

燕兰小谱卷之五

杂咏共一十八则，计诗二十八首

杂感共一十八首

《燕兰小谱》跋

○《燕兰小谱》弁言

《燕无兰传》记燕姑梦兰曰：『兰有国香，人服媚之，是兰之气韵，无分乎南北也。』癸卯中夏，王郎湘云素善墨兰，因写数枝于折扇，一时同人赓和，以志韵事。余逸兴未已，更征诸伶之佳者，为《燕兰小谱》。始甲午迄今，共得六十四人，计诗百三十八首。又杂咏、佚事、传闻，共五十首。先之以画兰诗者，识原始也。继之以燕兰谱者，美诸伶也。终之以杂咏者，寓规讽也。诸伶之妍媚，皆品题于歌馆，资其色相，助我化工，或赞美，或调笑，或即剧传神，或因情致慨，其优劣略见于小叙中，而诗不沾沾于一律，大约风、比、兴三义为多。嗟乎！昔人识艳之书，如《南部烟花录》、《北里志》、《青泥莲花记》，《板桥杂记》，及赵秋谷之《海沔小谱》，皆女伎而非男优。即黄雪蓑《青楼集》所载，亦女旦也。惟陈同倩《优童志》见其《齐志斋集》中，惜名不雅驯，为通人所诮。《燕兰谱》之作，可谓一时创见，然非京邑繁华，不能如此荟萃，太平风景，良可思矣。后之继咏者当不乏人。余何惮投燕石而引夫宋玉也耶！

乾隆乙巳季秋安乐山樵太初自识

○《燕兰小谱》题词

西风木叶，萧然摇落之晨；鸟帽黄尘，老矣羈孤之客。看堂堂之去日，白发霜凝；闻略略之新声，青楼梦断。于无聊赖之中，作有情痴之语。嬉笑怒骂，着为文章；钏动花飞，通于梵乘。征声角伎，偶同竿木以逢场；舞榭歌台，都供水天之闲话。此安乐山樵《燕兰小谱》之所由作也。山樵长湖山郡，住癸辛街，家世翩翩，性情落落，身留燕市，不求闻达而来。仆是吴侬，未识裙裾之乐，欲醒看书之眼，频上查楼；聊分问字之金，闲亲鞠部。玩游既数，题

品斯真，阅历恒多，长言不足。人萃齐晋燕秦，蜀滇吴楚，如游羣玉之山；技兼琴棋文酒，书翰管弦，若过五都之市。于是抽毫纪丽，骋秘图妍。凡兹载弁之钗，媵以有声之画。闲花野草，都归贮药笼中；黠鼠淫狐，莫遁照妖镜里。雅花列部，协正变于风人；正杂分编，配阴阳于易象。个个香浓语媚，都从尘外观尘；篇篇棒喝铃提，不向梦中说梦。如填花品，搜罗适合仙班；葛宏《列仙传》仿《列女传》之例，皆七十二人。今谱中花雅部以讫杂咏所载，亦如其数。试数流光，历览恰周星纪。花雅部所载，断自甲午至今，凡十二年。朱竹垞《风怀》二百韵，斗巧争妍；陈老莲《水浒》四十人，穷形尽相。可谓笔有生枯，意含美刺者矣！然而此其略也，窃有疑焉。黄金台畔，不栽燕姑之花；秋草丛中，孰采灵均之佩。顾斯名而安在，宁无说以征之。则有人来紫盖，巷本乌衣，称名而影满冰轮，问字知气蒸梦泽。韶年焯约，歌残杨柳之风；雁序娉婷，拆破琵琶之字。媚香楼上，邀龙友之新题；水绘园中，喜云郎之乍见。而乃舞衫才卸，翠墨裁笺；檀板初停，牙签读画。家有右军之沼，水被鱼吞；手挥左氏之香，毫真蕊结。枝枝带露，口争没骨之图；叶叶翻风，题满聚头之扇。此嘉名因之缘起，而小谱于以权舆也。嗟乎！帝京景物，美丽偏饶，盛世笙簧，臣民溥乐。流连光景，原达者之襟期；歌咏升平，洵才人之韵事。今日旗亭画壁，不减西昆，他年日下征闻，应夸南部。倘谓王逸少遣哀乐于中年，诚知我者；如曰杜工部咏雨云于巫峡，亶其然乎！

乾隆岁次乙巳初冬望日西滕外史漫书

○《燕兰小谱》例言

一、是谱始于癸夏，成于乙秋。诸伶所在某部，据作诗时书之。嗣后更易，未暇改正。至名字、籍贯，惟著者得其详悉，余约略而已。

一、元时院本，凡旦色之涂抹、科诨、取妍者为花，不傅粉而工歌唱者为正，即唐雅乐部之意也。今以弋腔、梆子等曰花部，昆腔曰雅部，使彼此擅长，各不相掩。

一、诸伶叙次，惟部首数人略有轩轻，此下皆随意编录，无定见也。其殿末一人颇深注意，不可漠视孙山，

一、魏长生开近年风气，序中颇致讥词，然曲艺之佳，实超时辈。今独昆腔，声容真切，感人欲涕，洵是歌坛老斲轮也，不与吟等为伍，置诸殿末，庶几齐变于鲁，为王刘赤帜。

一、陈、王、二刘，时称四美，以冠花部，允协舆情。若白二之歌喉，永亭之态度，洵梨园名辈，置于次卷之首，不忍没之。

一、雅旦非北人所喜。吴、时二伶兼习梆子等腔，列于部首，从时好也。发官为殿，其曲终奏雅欤！

一、画兰诗为谱之原始，杂咏、杂感为谱之余韵，故编于首末。

一、谱中评品，皆得于歌馆，藉粉饰以供吟咏。若不钗而弁，恐白面郎无几，宁有子都耶？读者求之于风鬟雾鬓间，庶其似之矣！

●燕兰小谱卷之一

西湖安乐山樵吟

○画兰诗共五十四首，词共三首

夫兰，国香也；画，韵事也；湘云，伶中之彼美也。美人芳草，臭味相同。画意诗情，唱酬胥协。爰以冠首，并附同人。

王郎湘云，虽隶乐部，颇嗜风雅，歌板之余，寄情笔墨，尝写兰扇贻少施氏，楚楚可爱。兰修为题诗四章。西宾张润斋和焉，索余同咏，为赋四断句以志韵事。

墨池潇洒写同心，彩笔拈来胜断金。一片湘云紫澧水，王郎从此播芳音。弱腕能将粉本描，聚头习习逞风标。虾皮韭菜撩情思，惭愧乌盆郑板桥。某巨公戏题湘云画兰云：『韭菜虾皮乱一丛』，讥初学之花叶相似也。郑板桥自题《破盆兰》云：『早知不入时人眼，打破乌盆更入山』，以喻巨公。庾、鲍才华不自持，媚香入画更题诗。西园公子空萧索，春水无端皱一池。

杨龙友为妓李贞丽画兰，妆阁名『媚香楼』。

自叹幽芳涧谷生，出山犹是在山情。倪迂惯作无根画，沦落天涯臭味生

○题湘云墨兰

喜见王郎试笔频，斜风丝雨不胜春。若教渐入芝兰室，只恐孤他海上人。王荆公书，如斜风丝雨。

丝纶妙手补天衣，燕寝凝香客见稀。搦管忽收娇弟子，兰英新吐蕙苗肥。

○友人以王郎兰扇索题，为书一绝

帙展南田仿效工，不将浓艳染东风。亭亭小阁乌皮儿，间写湘兰一两丛。

少施氏赠湘云《恹南田画册》，湘云日仿兰竹与菜，不事采色。

○有学画兰者，伪署湘云名款索题

纵横薤韭任披纷，强作潇湘九畹云。寄语墙东君莫妬，米颠今又效羊欣。湘云仿兰修，如婢学夫人，今又假湘云，是薛绍彭之讥米颠为重僮矣。

湘云画兰一载，浓淡疏密，颇有法度，间布拳石，亦清雅不俗，署名数字拙而媚。友人以画扇索题，为缀数语识之。

嫩叶纷披瘦蕊埋，香风散自粉坊街。王郎妙腕无人识，两字书名似折钗。

湘云居南城虎坊桥西粉房琉璃街。

歌传檀板按梁溪，羞作南音唱大堤。兰韵已回燕谷暖，痴情宁共楚云迷。

湘云近习昆曲，颇佳。

今夏居停移寓果子巷西，湘云继亦迁至，相与为邻。友人屡以扇属余索湘云画兰，戏题箴上。

岂是燕兰韵语工，王昌今又住墙东。先生自有春风笔，太极圈儿万象融。友人见《燕兰谱》，疑余为钟情湘云者，诘知其未识也。

○题湘云兰扇

风寒翠叶姿偏嫩，露浥檀花笑未开。好似行云巫岫女，乱头粗服返阳台。

○南乡子题湘云墨兰

清影古幽芳，翠叶披披嫩蕊黄。堪与江梅同寄傲，潇湘有客，行吟祇自伤。

乡思意难忘，写入云笺韵更长。欲向燕台频结契，王昌到处，逢人是媚香。

○附同人作随意钞录，未识姓名。

○为耦堂题湘云画兰

一朵含风态崭新，枝枝叶叶淡无垠。品题忽忆东坡老，曾说春兰似美人。似浓如淡不曾匀，欲整还斜太逼真。郗笑羊欣好书格，被人强说学夫人。九畹湘皋旧结邻，灵根元是此花身。自从楚客纫秋佩，不共蘼芜感弃人。密蕊檀花不染尘，风来馥郁静含春。离离绕砌看都好，渠是乌衣巷里人。仆题湘云墨兰屡矣，风枝露叶，数见不鲜。今耦堂以画箴索句，姑以即事题之。

风寒翠带影离披，犹是潇湘雨后姿。想得晴窗闲弄墨，一双条脱拂笺时。登登新起燕泥梁，室有图书研壁光。他日从余乞题榜，也应唤作媚香堂。

○题湘云兰扇为郑定斋作

偶从楚艳结幽姿，郗被东风日夜吹。移向庭前比书带，清芬还散授经帷。乱头粗服看俱好，笔势翩翩整复斜。记否一枝曾入梦，国香原属使君家。

○为藕塘题兰扇

韞材堆几画盈床，消受炉烟茗椀香。不到粉坊街上住，那知天壤有王郎。契比兰盟与石交，风流真使意都消。輿台郗笑闲桃李，不是魂挑便目招。藕塘属湘云画兰自制小印赠之。

○长相思题湘云画兰

湘水清，湘月明，淡淡湘烟霭霭云，中含一段春。花素心，人素心，一样幽姿一样馨，同心应共盟。

湘云墨兰便面流播歌场，笔法娟秀，艺林赏之。适于韵湖斋中见太初、润斋两君题词，更为王郎生色也。未忘积习，偶触闲情，爰题五绝句，以志一时

雅胜。

题遍旗亭忆往时，双鬟惯唱白云词。忤除绮业原非易，又和东曹小史诗。
张季鹰《咏小史诗》最为绮缛，以况口斋。

湘波缥渺正愁予，素质盈盈绘不如。谁染银毫摹粉本，恍疑九畹乍移居。
云擘双肩月堕怀，春兰秋蕙两相谐。乌衣子弟多佳客，裙屐翩翩款画斋。
画中緘恨最难抛，扇影桃花为解嘲。输与文孙弄柔翰，太初著作手频钞。
太初『春水无端皱一池』，韵湖击节不置。文字之契，洵非偶然。

兰生幽谷閤芳姿，不似杨枝与柳枝。倘向云蓝窥姓氏，阿侬家世本王摛。
○太初居士以所题湘云墨兰同玩，戏成三首

湘烟为态雨为神，写出幽丛力未匀。闲向吴兴窥墨法，风姿诘逊管夫人。
往事风流竞占名，江梅百咏太钟情。陈髯枉诧云郎貌，弱腕何曾解写生。
用陈检讨与紫云事。

楚天清露晓来多，云展春山黛色拖。好是江乡芳泽远，飞飞翠羽水如罗。
○为藕塘书湘云兰扇

金台才子江郎笔，赋罢亲书幼妇词。欲向兰心通雅契，先从云叶寄相思。
猗猗九畹漫含情，爱尔欹斜小署名。想得竹萌兼菜甲，轩窗风味擅三清。
湘云近仿南田老人竹菜。余谓并写一幅，可称《三清图》矣。

○题湘云墨兰箴子

帘栊昼清润，佳客时在傍。柔荑拈弱管，墨渖流清光。相对愜素心，不言而自芳。出入君怀袖，挹此幽谷香。

○戏题王郎画扇

燕姑梦传佳兆，罗含宅绘芳丛。绿雨能遮夏日，媚香羣挹春风。

昔人以枢为绿雨

○题湘云贻兰修居士、梅道人竹卷及所画兰

美人携妙迹，娇语何謦謦。欲乞沔波笔，赠以梅花庵。轴展媚余香，瞥见鸾停骖。
宛临潇湘浦，中有翠雨涵。闻当憇息时，纷披画元蚕。兼学画竹即如此幅画，
妙腕犹能参。叶长既婀娜。萼芳仍清酣。灵心疑独秉，歌音胜何戡。

○题湘云墨兰

莫言帘幕已秋风，春色无端入蕙丛。昨夜月明鸚鵡语，只疑香影颺堂东。
怪底人称竞体芳，声名端欲胜云郎。从教檀板金樽误，方寸长怀九畹香。

○为友人题湘云兰扇

绮石黄瓷画作殊，离披清影映屠苏。梨园会有彭郎指，挑拨清圆似此无。
彭万官工琴

仙史丹青擅一时，临摹粉本费寻思。高怀羞学长安妓，夸诵当年白傅诗。

○清平乐赠湘云画兰

闲时挥洒，叶叶翻书带。松雪丰神差领会，一种柔情堪爱。新笺帖近兰寮，春寒翠影描条。添入袁安卧处，风光宁减红蕉。

○题王湘云墨兰

洒落芳姿别有神，香风习习研池春。依稀露裊烟汀晓，影入湘潭自写真。

○有以湘云兰扇索题者，为赋长律一首

清雅王郎玉不如，齐纨轻拂晓窗虚。花因露重檀心掩，叶被风褰翠带舒。芳性可纫君子佩，媚香还袭美人裾。而今画史添佳话，小署双名钗股书。

○题王郎兰墨便面

乐部檀郎笔，江皋美女花。清风时拂袖，香梦落谁家？

○同作

赤日行堪畏，凉飈爽欲馨。邈疑湘月下，解佩见娉婷。

○题湘云墨兰

春风习习洒清辉，芳韵嫣然不厌肥。恰似晚凉新浴后，花前笑舞蝶绡衣。湘云写兰多作丛，叶花极浓郁有致。

○友人写兰，伪署湘云名款，索题，赋小诗一绝

茶熟香温墨未干，画成？拟秀堪餐。输他婀娜撩情思，露叶风枝总耐看。

○题湘云画兰

奁水沈香耐露寒，无边春色上毫端。如何南浦云深处，不画湘妃竹数竿。应是春寒箭未多，纷纷翠影郁婆娑。曲江士女如相见，为问金钱掷几何？

○题湘云兰石扇头

焦墨□褙乱点苔，数茎含蕊倚风开。堪嗟湘女凌波袜，瓦砾堆中小舞来。昔人谓名家书折扇，如美女舞于瓦砾堆。今湘云兰石似之。

○湘云兰扇二绝

三楚精神雅擅名，谱中纤影现娉婷。更怜数笔娇含露，争得心如宋广平。春雨春风态度多，离骚芳意日摩娑。笑他麈笔今频见，讵独当年襖帖讹。

○王郎湘云意态闲远，不与众伍，所画墨兰楚楚有致，为制《采兰曲》四首，写其人以题其画

灼灼韶华子，采兰湘水滨。叶长自容与，花好相鲜新。采兰莫采叶，叶劲似依心。贾客漫行乐，兰言胜断金。朝采湘江头，暮采湘江曲。湘江风月清，爱他鸥鹭宿。行行逢伴侣，相逐兰皋上。同伴不同心，彼此殊声响。

○题湘云兰扇

数茎叶，春在手；君子心，美人口。

○王郎墨兰漫书二絶

春风偶逗墨池香，不许湘兰旧擅场。真个丹青能养目，何须更借美人光。
入乘青翰来云梦，天与灵心写国香。博得孙郎七字句，未输绮语赋清芳。
上二语，孙某赠湘云联句也。

题湘云画兰

芳佩澧兰沅芷，清姿畹露湘云。桃李漫山都俗，国香独有夫君。

《燕兰小谱》卷之一终

●燕兰小谱卷之二

西湖安乐山樵吟

余咏画兰诗后，艳情绮语，触绪纷来，俯仰兴怀，不能自禁。爰取甲午至今都中旦色之得名者，凡若干人，或存或亡，所闻所见，悉为题咏。各志数语，品评以覘大概。而余子碌碌，等之自桧以下云。

自题二絶句

百册新词缓缓讴，等闲罪过属风流。太平英彦多骚雅，愧我迂疏半白头。
南北伶伦妙一时，皇州风景系情思。定知传唱燕兰句，陋彼昌符婢仆诗。
唐李昌符久居长安，作《婢仆诗》五十首，皆中有所讳，一时盛传都下。
花部一十八人，计诗四十六首

陈银官宜庆部，字漾碧，四川成都人，魏长生之徒。明艳韶美，短小精敏。庚辛间与长生在双庆部，观者如饱饫醲鲜，得青子含酸，颇饶回味，一时有出蓝之誉。嗣后闺妆健服，色色可人。其机趣如鱼戏水，触处生波。儇巧似猿升木，灵幻莫测。余见其《烤火》一剧，顿解易象。闻吾乡沈君作诗十二首赏之，恐读渔洋秋柳诗，知其妙而未必能名也。今以银官为巨擘，惜乎交尽金失，苦羞涩者但目逆而送之耳。

逸态翩跹青胜蓝，多情不作宝儿憨。怜他酝藉春风里，弱柳依依似汉南。
娇小儇翻巧则那，诙谐成趣愜心多。几回注目怡情处，道好声难唤奈何。
北人观剧，凡愜意处高声叫好，此非我辈所能。

西州佳丽最堪思，怪尔风流擅一时。巫字山临巴字水，柳枝人唱竹枝词。

季子多金谊目连，五陵裘马态翩翩。饶伊杜牧风情远，名士由来值几钱慨沈君也。

王桂官萃庆部，名桂山，即湘云也，湖北沔阳州人。身材彷彿银儿。横波流睇，柔媚动人，一时声誉与之相埒。余谓『银儿如芍药，桂儿似海棠。其丰韵嫣然，常有出于浓艳凝香之外，此中难索解人也。』为少施氏所赏，赠书画、玩好，千有余金。故矫矫自爱，屡欲脱屣尘俗，知其契合不在形骸矣！

丰韵嫣然一笑间，湘云冉冉锁巫山。襄王不赴高唐梦，莫放春风作等闲。

风俗荆江乐事多，春田土鼓唱秧歌。何来窄袖青衫女，笑眼看钱卖饴籛。
演《卖饴饽》一出甚佳。

身小口绵似李娃，媚香叶叶向人夸。如何九畹湘兰秀，不解藏娇是二麻。
漫说纤腰舞翠盘，昵人娇态步蹒跚。《欠伸图》好从儿学，一种春情有两般。

少施所藏《欠伸美人图》，甚自珍惜，为湘云乞去。

刘二官萃庆部，名玉，字芸阁，云南安宁州人。长身玉立，逸致翩翩，一时王、刘齐名。然刘之美不似王之易见。《硕人》之二章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非善咏美人者不能细心体状。而刘郎兼有之，性颇骄蹇，与豪客时有抵牾。近有太岳之裔，寒士也，以绮语结契，甚相爱重，岂少陵所云：文章神交有道乎？

虢国风流别有春，每嫌脂粉污天真。卯金故事堪持誉，帐里盈盈两玉人。
昭烈帝甘夫人事

一剧传摹女悦男，晴丝袅袅吐春蚕。邈怜南国生刘二，不似西州熟魏三。
芸阁仿婉卿《缝格膊》一则，终逊自然。宋魏野赠妓诗：『君为北道生张八，我是西州熟魏三。』

臭味甘和似醴醪，无端作恶愤余桃。多情丁卯桥边客，力任调人不惮劳。
白傅歌词入诵难，顿教声价重长安。而今好向人夸诩，博得文园赋藻看。

刘凤官萃庆部，名德辉，字桐花，湖南郴州人。丰姿秀朗，意态口绵，歌喉宛如雏凤，自幼驰声两粤。癸卯冬，自粤西入京，一出歌台，即时名重，所谓：『飞上九天歌一声，二十五郎吹管逐』，如见念奴梨园独步时也。都下翕然以魏婉卿下一人相推，洵非虚誉。是日演《三英记》，无淫滥气象，惜关目稍疏，即剧调之。

流水行云兴若何，相逢无那逗情波。娉婷邈胜如花女，不事施朱着粉多。
帝里新夸艳冶名，粤西声誉早铮铮。王湘云陈

漾碧刘

芸阁郑

兰生超时辈，独许几家继婉卿。

一剧张三认老婆，笑嬉怒骂尽都卢。卯金迁客欣相赏，直把文情拟大苏。

乍订鸾俦意已谐，反共作合巧安排。怜伊未遂同衾愿，豎肉何时补缝来。
尝见演《三英记》，乃唐将王士英败至窦庄，窦老将女桂英与成亲。后女寇高兰英追至，桂英计醉以酒，为之撮合。今凤官扮桂英，未成亲而先使二人谐好，是黄花女作媒矣。因忆小说中吴汝玉与所欢凤姨相谑，举物视之，凤曰：『豎肉耳。』吴曰：『非此何由补缝』之语以调之○『豎肉』，吴音同汝玉；『

缝』，谐音凤。

郑三官保和武部，名载兴，字兰生，江苏吴县人，昆曲中之花旦也。癸卯冬入京，虽近而立之年，淫冶妖娆如壮妓欢迎，令人酣悦。台下好声鸦乱不减婉卿。初至时，尝演《吃醋》《打门》，摹写夫妇春情褻语，觉委鬼之《滚楼》不过阳台幻景，未若是之既雌亦荡也。惜豪客难逢，徒供酸丁饿眼，以身发财岂易言欤？

谑浪风流妙一时，好声频送笑情痴。可怜误入梁溪队，空作花枝照酒卮。昆曲非北人所喜。故无豪客，但为乡人作酒纠而已。

东吴西蜀两妖娆，摹写春闺故故娇。莫问楼头疑雨态，妬情终是可怜宵。

吴下传来补破缸，低低打打柳枝腔。庭槐何与风流种，动是人间王大娘。是日演《王大娘补缸》，杂剧中如《看灯》《吊孝》《卖胭脂》《骂鸡》，何王氏之多佳话耶！

约束登场态欲仙，玉奴弓样倍增妍。凭谁消受乌鞞暖，冬去春来又一年。有允兰生暖靴过冬者，竟属子虚，诗以嘲之。

彭万官宜庆部，字庆莲，四川万县人。工琴，大目浓眉，爽朗可爱，不似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女郎，故名擅歌楼，毁者几半。有时演小生，更觉风情洒落，机畅神流。兰修深赏之。去年随浣花公往楚，未入品题。今见其丰度与芸阁平泰，可称庐前王后，非于高辈所能蹶其后尘者。

誉岂无因毁有辞，输他桃杏斗芳姿。先生好致平章语，风味哀梨尽可思。

丰神洒洒二刘间，翠扫峨眉语带蛮。那似吴姬娇撇酒，拨弦低唱念家山。

黑帽红髯粉面妆，踰垣巧护锁云囊。绿林侠骨真堪羨，谁识人间窈窕娘。演《锁云囊》女贼甚佳。

琴声落落指生寒，不似箏琶错杂弹。曾说梨园有三妙，银儿幻术桂儿兰。银官戏法、桂官画兰、万官弹琴，时称三妙。

张莲官太和部，山西太原人。年逾弱冠，秀雅出羣，莲脸柳腰，柔情逸态，宛如吴下女郎，绝不意其为西人之子也。不趋时好作妖媚之状，故豪客未之齿及。余闻诸韵湖居士，往观其剧，果属不凡。因叹如斯丽质，埋没于蟠腹睥目之俦。遗珠之憾宁有极耶！

鬓影脂光照眼新，轻盈态度半横陈。吴儿莫漫夸歌舞，自是西方有美人。

蜀伶浓艳楚伶娇，杨柳章台斗细腰。何似红莲低映水，香风微度酒痕销。

戈蕙官余庆部，字晚翠，直隶景州人。姿态明艳，鲜有韵致，盖不从梨园法曲中来，徒事妖冶以趋时好。余甚惜之。歌楼称『赛银儿』，未免唐突西施矣。友人韵湖居士大为契赏，字曰『心香』，仅以诗扇相赠，恐悬马首于门而往市牛肉也。

灼灼争夸时世妆，竟将艳冶媚钱郎。可怜壮悔堂中客，镇日空烧心字香。
桃花不语下成溪，无限春风送鸟啼。堪叹一枝红踯躅，漫夸烟雨欲凄迷。

上二句谓陈银儿

陈金官余庆部，字丽仙，四川重庆府人。貌似银儿，绰有憨趣，丰致可人。虽曲艺未能精熟，而声容真切，罕肯依样葫芦，不患其不日进也。惜哑钟不响，若按律而使之能鸣则善矣。与蕙官同部，静躁迥别。余谓犹红踯躅之于贴梗海棠，友人为之称快。

娇小婀娜逸兴除，夜行秉烛步欹斜。真王佳气从儿现，赢得风开荳蔻花。
是日演《龙蛇镇》

一样娇红滟滟流，个中鲜翠有沈浮。饶伊欲赛银儿好，貌似先输第一筹。
蕙官称『赛银儿』，金官貌似银儿，人往往误认。

高明官萃庆部，字素亭，直隶沧州人。小身弱骨，丰致娉婷，绝无浮艳之态，惜艺未娴熟，真趣不能流露。近有于三元颇带村气，不似明官媚秀。友人韵湖易蕙官之爱以爱明官，极誉其美，欲位置银官之后。余曰：此固蚌胎，非同鱼目，然继照乘之珍，请俟他日。或讥明官为小家女子，三元是乡里姑娘，亦切喻也。呵呵！

玉搵山辉媚有余，连城声价尚徐徐。心香本是无明火，莫向明儿赋子虚。
韵湖以『心香』字蕙官，今易爱明儿，诗以嘲之。

翩跹小足踢球门，笑语咿哑尚带村。那似明儿娇欲滴，梨花春雨黯消魂。
明官演《小寡妇上坟》，甚是娇媚。若三元之《浪子踢球》，村不可耐。

于三元宜庆部，字湘竹，四川绵州人。巧笑蛮声，工于妩媚。友人韵湖契焉。余叙高明官言三元颇带村气。韵湖与语，三元不解所谓，乃曰：『言汝《背娃子》一出，状乡里妇人，神情逼肖，故尔赞汝。』三元大喜，嗣后娇痴谑浪，无不与『村』字暗合，盖神似而非故为摹拟也。然声技颇工，故美璧以下部中推一作者。近闻有豪客往还，门前颇不冷落，可谓『野花偏艳目，村酒醉人多。』诗以表之。

旧雨微歌喜共谈，阿依娇艳阿谁憨。绝怜野草关春意，荠菜花开三月三。
谚云：『三月三，荠菜花儿上灶山。』言亦有得时之日。

传神一剧《背娃娃》，村妇痴顽笑语哗。薄酒中人粗布暖，锦帏春色属谁家？

王五儿萃庆部，名联官，顺天涿州人。年未弱冠，细肩瘦靥，秀色可餐。友人招与同饮，举止落落，无浮浪恶习。视之更觉妩媚，询其技，昆曲、京腔俱善，压于名辈，不能一展所长。五儿欲有所诉。余曰：『姑饮酒，无作怪哉虫！』尝演《三荆记》《打灶王》，活泼可喜。因未为众赏，诗以张之。其师

弟六儿萃庆，部，姓张氏，名全官，涿州人。视下而癯，面如削瓜，脂粉登场，有『似生色骷髅』之诮，方之五儿，未可云酥酪弟兄也！

歌坛声誉重王、刘，媚眼横飞好语稠。爱尔柔情似通德，无言拥髻最风流。

试将脂粉斗红妆，恰称王家十八娘。五儿今年十八生色骷髅甘退步，盈盈骨细与肌香。

《慢亭集》载：明万历间女子王十八娘，自云天宝宫人，与东海生冥会，歌〔菩萨蛮〕词云：『倾国斗红妆，人称十八娘』。考东坡《荔枝词》『骨细肌香，恰是当年十八娘。』盖十八娘，即荔枝也。《慢亭集》乃寓言耳。

苏喜儿宜庆部大兴人。年甫弱冠，面白而妍，两辅微尖，双观略起，身材五尺以长。阎福儿宜庆部，顺天良乡人，本姓李，为阎九分子。年未冠，目秀多姿，较喜儿带媚，身材亦与雁行。二人妆束宛如姊妹，作姑嫂嫡庶更为神似也。其声技未见专长。福儿颇有活泼机趣，歌喉圆溜，皆后进中之出色者。

移兹燕姬色更娇，舞衫歌扇足魂消。盈盈二妙相依倚，宛似江东大小乔。

春愁无奈影双双，蹙损蛾眉意未降。聊与为谋惟我尔，芭蕉夜雨滴幽窗。是日双演《别妻》《思春》

王升官宜庆部，四川绵州人。妙齿小身，容仪修洁，憨非似庆

王庆官，媚不如联

王联官，落落丰标，自足怡人，情志固不在涂脂抹粉时矣。然声技之佳，颇为观者所赏。部中后起，于斯屈指一筹也。韵湖屡称其美，余亦乐道其良，诗以识之。

一曲清歌欲绕梁，纤腰宛转映霞裳。乌衣巷里春灯晚，解佩谁沾意可香。

任他浓艳舞春风，脉脉柔情静女同。郗笑司空曾见惯，又添公案在墙东。

谓韵湖

蒋四儿，永庆部直隶宣化府人，魏长生之徒。秀眉方面，颊有微麻，而柔媚嫣然，望之如瞻卜兜罗，别饶丰韵。所演皆梆子、秦腔，于羞涩中见娥媚之态，回视魂挑目招者，真桃李與台矣。部中自长生外，观者咸为瞩目，洵堪迹芳尘也。

蛙声阁阁柳依依，谑语相调笑辅微。欲识娇颜谁得似？春风吹放野蔷薇。

每于淡雅见新腔，瘦骨珊珊素影凉。无限含羞偏妩媚，烂桃繁李任披猖。烂桃繁李谓三元、蕙官二人，最为妖冶。

贾四儿，集庆部大兴人。年未弱冠，秀目妍姿，身材绰约，其娇艳仿佛湘云，而歌韵则桐花伯仲也。近见其演《狐狸思春》，润斋谓如花解语，似柳传情。余曰：『若以花喻是儿，当如萼李，竟赏其秾郁鲜媚，而于淡宕闲神，差

逊海棠、芍药。然千红万绿中亦堪睥睨羣芳矣』。润斋为之击节称快。

一朵娇红压众芳，东风袅袅试新妆。欣看北地胭脂艳，漫向西州问海棠。
愁春未醒奈情痴，谁破春愁慰所思。恍似夕阳花影飏，消魂倩女欲离时。
得气桃花分外娇，靡芜诗句最魂消。品题藉有张公子，谁遣幽斋慰寂寥。

『桃花得气美人中』，柳如是句也。

谢女腰肢尹女歌，嫣然笑靥溜横波。堪嗟后进纷纷者，半是行尸奈若何。

《燕兰小谱》卷之二终

●燕兰小谱卷之三

西湖安乐山樵吟

○花部共二十六人，计诗四十八首

白二永庆部，大兴人，原系旗籍，旦中之天然秀也。昔在王府大部，与八达子、天保儿擅一时盛誉。余乙未入都，渠春光烂漫，已开到茶口矣，然兴未阑珊，声名不减。庚辛间，魏、陈叠兴，门前始为冷落。今又数年，风致犹然，而景况萧闲，自觉不堪为使君新妇，不胜感慨系之。至其歌喉清亮，音节圆美，有绕梁遏尘之韵，非时辈所能企及。

察罕家风涅不侵，素娥小队是知音。梨花雪后茶口雪，撩得春愁几许深。
元察罕，西域人，生时月白如昼。国语以白为察罕，因以名之。仁宗赐姓白氏。

未睹妖妍二月时，品题何处写芳姿。永新歌韵依然在，玉树临风祇一枝。
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娇语自喃喃。风流占断葡萄架，可奈楼头有魏三。
常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自魏三《滚楼》一出，此剧不演。

扇底相逢已十年，徐娘风致尚翩翩。先生惯作周郎顾，鬓点吴霜也自怜。

于永亭，萃庆部俗号『耗子』，山东即墨人。弱龄娇好，豪客争趋。今虽过夭灼之年，而丰肌露靥，犹然一朵玉楼春色也。声技工稳，娴雅多姿，无折腰齟齿之态，视名下诸郎可称曹大家矣。诗以张之。

丰姿缙质映春衣，暖玉年来识者稀。小有芳名同鼠子，固应糠粃笑君肥。

闹扫妆成插鼠姑，是日所演蛮声脆语似莺雏。宝儿憨态真殊绝，应把轻盈俏玉奴。

平泰儿，余庆部姓刘氏，宛平人，五年前之风流旦也。小身白皙，面有微麻，目冉冉如欲语，撩人正在阿堵中。今颀而长兮，妍媚之态，视昔顿减，而齿牙松脆，风致洒落，如燕赵佳人，不乏俊爽。友人以余为相赏于风尘外者。

盈盈脉脉眼波融，转瞬能教密意通。昔日风流难忘郗，桃花色借美人红。
莺歌啾啾圆而滑，燕语喃喃脆欲流。风度祇今饶俊爽，白荷花好颺新秋。

杨四儿宜成部，名芝桂，四川成都人。过季隗请待之年，而脸际生春，眉

间带媚。致缓缓有狐意。尝着一羊裘，贴翠围金，炫耀夺目，于彼辈中亦云服妖人，多以『四苗子』称之。其技亦未见所长，尝演《吉星台》，作口髻妆，吸淡巴菰，颇饶姿趣，可以觐其大概矣！

一从伪伎出歌台，府乐开元按部排。何事儿家妖且艳，想因拜月幻形来。叔孙通定郊祀，制伪女伎，此旦色滥觞之始。唐开元中，以伶工之佳者为立部伎，次为坐部伎，又次为雅乐部。元院本色目云：『旦之命名，义取于「狽」。盖狐之淫者。』狐狸顶髑髅向月而拜，则变为人形。

翠钿金缕压襟裾，风致缓缓媚有余。自是苗人好妆束，红绫贴鬓笑轩渠。鬓边贴红绫膏，如棋子大，其徒永春亦然，盖取媚也。

杨五儿，双庆部四川达州人。姿态村朴，有婢学夫人之状。弱冠时固名动歌楼也。魏三初演《滚楼》，五儿为之副色，一时魏、杨并称，犹金菊之借光芙蓉然。其它杂剧，风致亦楚楚可爱，知非默处囊中者。

莺声啾啾燕喃喃，龇齿迎人媚态函。自是野花偏艳目，称他窄袖与青衫。尝扮卖婆，村伎甚是称峭。

偶摹闺阁礼雍容，浪有双名比蛭蝥。红蓼凌波秋欲晚，霜华那得似芙蓉。

孟九儿，大春部山东历城人。颀长白皙，风韵老成，盖其年已数到星张翼轸矣。妙龄修饰，韶美可人。尝演百花公主，戎衣结束，秀媚中颇饶英气，想见秦良玉勤王召见时。其它杂剧，则梆子腔俱多，为京班别派。

一声檀板出倾城，扇底相看别有情。箏阮调高蛙漏促，踏摇娘苦月三更。

绣旗锦伞列前幢，剑气龙文鼎可扛。漫说将军无敌手，古来巾幗最难降。

薛四儿，太和部名良官，山西蒲州人。西旦中之秀颖者，丰姿婉变，面似芙蓉，于儿女传情之处，颇事酝酿，而台下「好」声寂然。吁！可怪哉。余谓好花看半开时，闺情之动人，在意不在象，若观『大体双』南汉刘鋹，令宫女与人裸合，自拥波斯女观之，号『大体双』。味如嚼蜡矣。

无限风怀旖旎情，春光微逗可怜生。红楼佳处多含蓄，羞向唐宫镜里行。

嘹唳京腔响遏空，勾音异曲不同工。雁门山上初飞雁，忆煞当歌盛小丛。山西勾腔似昆曲，而音宏亮，介乎京腔之间。

黑儿，王府大部姓刘氏，大兴人。年仅弱冠，紫棠色目，闪闪动人，常与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态，犹是可儿，惜非雪点寒枝也。为一外吏所契，岂卯金之波斯女乎？

黑短无嫌媚自工，邠教人忆贾南风。辛夷开烛霞光好，满院桃花枉烂红。韩昌黎《辛夷花诗》：『清最辉辉烛霞日』。

未称池边瘦影寒，空怜旖旎半春残。风流太守曾相赏，一朵娇痴墨牡丹。

三寿官，双庆部姓张氏，字南如，陕西长安人。奇葩逸丽，娟娟如十七、

八女郎，令人心艳。惜无歌喉，只演《樊梨花送枕》，摹写情态而已，余戏以『哑旦』目之。

复陶翠被出军门，街鼓春寒夜帐温。捧枕无言情脉脉，一枝红艳美人魂。

息国风流只自伤，桃花人面媚君王。几家会得无声乐，哑趣传神许擅长。

张兰官，余庆部四川叙州人。妖娆旦也，柔情绰态如弱柳当春，临风自赏，在后进中不可多得。史章官，余庆部陕西西安人。貌仅中平，而弱骨多娇，似柳态三眠，低扬莫定，于彼中气习，可谓化百炼钢为绕指柔矣。其声技俱有可观，非碌碌无奇子也。

摇曳多姿态度妍，风流一曲霸王鞭。灵和殿角依依柳，说着张星倍可怜。

柔媚迎人无限娇，吴侬谁与斗纤腰。剧怜杨柳苏台种，一例销魂到灞桥。

张荣官，萃庆部大兴人。赋质柔姿，面如鹅卵，惟嫌目分大小，不工妩媚。陈美官，宜庆部银儿之族弟，白面俏麻，风致楚楚。二人夙有名誉，今半学易之年，不为时赏，然声容态度尚有典型，视新进浮梁子弟，宋时谚语：『借浮梁为无长』藉涂饰以为娇、滥淫以为媚者，其丰范邈邈乎远矣。

赢得风姿半面妆，嫣然一笑强登场。双眸莫讶同梅婢，恰称新歌骂玉郎。

《艳史》：西门式婢春梅，左眼大，右眼小。

一笑相逢媚欲生，桃花细雨脸波横。到门未必能惊座，空使元方有令名。

永福儿，萃庆部姓彭氏，直隶沧州人。眉宇爽朗，清雅不凡。本习小生，后改旦色，故举止落落，乏妖冶之态。今虽举步邯郸，而忸怩不宁观者，转增其媚。惜颧高口阔，非女儿家窈窕形容也。近见其演《佳期》，颇饶韵致，诗以酬之。

衫裙窄窄指纤纤，小步轻盈绕画帘。一点灵犀通内里，密云含雨锁眉尖。

半夜恩情慰积思，人间天上此佳期。如何钟动催归去，惹得王生惆怅词。

唐王涣《怅词》，用崔徽佳期事。

满囤儿萃庆部，姓王氏，名中官，陕西蓝田人。刘芸阁之徒。面目颇有回派，精悍可喜。其技长于跌扑，尝演《如意钩》《擂台订婚》，如芍药翻阶，令人目眩，至末后一跌，似怜似怯，传情在无意间。为之击节欣赏，即剧酬之。

好姻缘共恶姻缘，契结三生岂偶然。入手漫拈新妇臂，翻身先饱女儿拳。

擂台先打退二人

乍睹金钩意已亲，略于偏反逗丰神。倾心一跌娇无力，儿女英雄两可人。

常永春，宜庆部字煦载，一字妙莲，顺天涿州人。丰神秀雅，无媚容，无俗态，有翩翩佳公子之风。屈于旦色，恐未能学步邯郸也。闻曾习举业，应童子试。今夏见其书扇，摘《归去来词》云，『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心甚惻然。张君润斋赠妙莲印章字之，冀其出泥不污也。近为琅玕君所契，安之若素，乃如之人一至斯乎。昔尤西堂作西子文，有怜、爱、奇三义，余于永春，不觉兴感于斯焉。

清神皎皎映琼姿，几度相逢几费思。忆取西堂西子艺，我怜我爱我奇之。怜其美少年，爱其文字工，奇其变为无良子也。

好从谢客分清艳，莫向张郎斗丽华。出自污泥原不染，称名不媿妙莲花。

罗荣官，宜庆部顺天良乡人，旦中之夭桃女也。年未弱冠，何粉潘姿，不假修饰，令人目注。施兴儿，宜庆部直隶天津府人，当总角之年，明艳妖娆，颇饶风趣。二人于曲艺未娴，梨园中只堪作坐部伎耳，然豪客征歌，屡为契赏。『如意馆中春万树，一时齐让郑樱桃』，何必藉歌舞以乐少年耶？狡童之诗，吾为若咏，于戏二字读本音风斯下矣。

初日芙蓉写艳姿，张郎玉貌动情思。男儿已掷盈车果，何用乔妆假女为。荣儿不宜作女妆

腰鼓声圆若播鼗，临风低唱月轮高。玉容无限婆娑影，不是狂奴兴亦豪。是日演《花鼓》，甚佳。

张喜儿，永庆部河南祥符人。玉质翩翩，目如秋水。杨宝儿，太和部贵州贵阳人。素靛娇憨，有柔媚昵人之态。二儿年俱十五，其技似莺雏学语，尚未成声。而『荳口稍头二月初』，豪客于焉瞩目。『婉兮变兮，总角卅兮』。吾为二儿慨然也。嗟乎！两省伶工都下素无闻者，今惟二童子争妍竞媚，谁欤为雉媒者耶？习俗之染人一致斯欤！

歌楼弦管听应稀，豪客争邀伴醉归。已爱羞容桃灼灼，更怜柔绪柳依依。

抛离乡国上京华，十五盈盈正可夸。堪叹无瑕双白璧《候人歌》韵属几家。《吕氏春秋》：『涂山氏女命侍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为南音。』二儿自立门户以待豪客，故云。

王庆官，集庆部字荐庭，直隶天津人，杨四苗之徒也。年始成童，眉目轩爽，尝使陪饮，拇战豪呼，风生四座。似憨而黠，含媚于标，宜乎抹粉登场，浪荡妖淫，有不待揣摩而合拍者。嗟乎！童子何知，世风不古，若王联官之忸怩腼腆，我见生怜，不可同日语矣。悲夫！

娇憨无藉转星眸，正是瓜时始上头。为语联郎多妩媚，可人情处半含羞。

粉儿风致欠温馨，谑浪情怀笑语村。一片好声频送处，阿谁真个欲消魂。

谢玉林，萃庆部江西新建人，为于永亭之徒，姿首清妍，身材纤小。昔人称李香为『香扇坠』，若玉林真可『怀中婀娜袖中藏』矣！其技不甚多见，而花枝摇扬，莺语惺忪，不减南国佳人风致。友人许君大加赏识，洵非爱者之虚言也。

人比黄花瘦影同，翩跹舞袖怯西风。当筵莺语调笙韵，环佩多应在楚宫。
雨态云情似漆胶，于飞无计效鸾交。阿师对此增羞涩，鸬鹚相喧孰解嘲。
是日演《倒听》，永亭作女状元，玉林为新妇，羞态愈觉可人。

曹珪官，集庆部字文达，四川筑州人。清姿而质，瘦颊隆颧。其技未见所长，而机趣活泼，有媚态而无冶容，在部中可云闺闱之秀矣。闻其昔为小史，今入梨园，想习染未深，故多羞涩。相赏者当于时调外求之，或有契焉，

逸韵翩翩意态浓，清姿依约似芙蓉。羊欣惯仿夫人格，虽尔欹斜亦正锋。

曾侍兰台燕寝香，顿施朱粉入歌场。梨园弟子多卿辈，谁是新声田顺郎。

姚六儿，萃庆部大兴人。姿仪中平，齿已加长，善于妩媚，丰度犹堪。昔在集成，夙有名誉。今入萃庆，友人谓其佳处祇在飞眼撩人一笑间，至于弹琵琶、唱小曲，齿牙松脆，令人如睹燕赵佳人，粉白黛黑，固非后进之可企及也。

塞上春风猎地回，草青毡帐喜衔杯。瑟瑟不诉《昭君怨》，听唱新声《阿滥堆》。是日所演

丰姿詎胜小妖娆，孙寿妆成百媚娇。最是眼波斜溜处，天游相见欲魂消。

马九儿，集庆部四川重庆府人。丰姿秀媚，态度停匀，望之如妙齿女郎，问年已逾房老。昔马湘兰当半百之期，犹有少年欲娶为妇。盛颜久驻，天岂独锺于此辈耶？抑彼人自有术耶？向在大春部，藉藉有名，惜未留意。今相赏虽迟，而柳重桃酣，尚是春风得意时也。

凤粉琼妆宛转歌，恍逢天女散陀罗。十年丰韵浑如昨，何必樽前感逝波。

重来歌馆一番新，柳重桃酣占好春。自是家风能驻色，儿曹休莫笑陈人。

魏三，永庆部名长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伶中子都也。昔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其它杂剧子胥无非科诨、诲淫之状，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白香山云：『三千宠爱在一身，六宫粉黛无颜色』，真可为长叹息者。壬寅秋，奉禁入班，其风始息。今虽复演，与银官分部，改名永庆，然较前则杀去声矣。而王、刘诸人，承风继起，亦沿习丑状，以超时好。余谓魏三作俑，可称野狐教主。伤哉！幸年届房老，近见其演贞烈之剧，声容真切，令人欲泪，则扫除脂粉，固犹是梨园佳子弟也。效颦者，当先有其真色，而后可免东家之诮耳。

媚态绥绥别有姿，何郎朱粉总宜施。自来海上人争逐，笑尔翻成一世雌。
王百谷《吊马湘兰文》云：『固一世之雌也，而今安在哉？』

镜殿春风作去声意描，阿翁瞥见也魂消。十香词好从儿唱，赢得罗裙几度娇。

『那识罗格内，消魂别有香』，辽乙辛十香词句也，见《焚椒录》。

触处相关儿女情，欢场喜见一番更。梨园旧曲无人顾，尽日闲愁白发生。黯黯春云暖欲低，桃花红蕊乱莺啼。效颦邻女空娇小，未许侬家旧姓西。

《燕兰小谱》卷之三终

●燕兰小谱卷之四

西湖安乐山樵吟

○雅部共二十人，计诗四十四首

吴大保，宜庆部字秀卿，江苏元和人，旦中之两头蛮也。姿容明秀，静中带媚，本习昆

曲，与蜀伶彭万官同寓，因兼学乱弹，然非所专长。昔为河南公所契，今作出墙红杏。方驾王刘。友人昌黎生，见谱中未有题赠，大加骇异，谓迟咏一日则增一日罪过，乃赋四诗，以赎前愆，今而后可以消灾延寿矣。

秀质妍姿迥不凡，应趋柔殿衣黄衫。如何点缀闲脂粉，惹得登徒两眼馋。唐《礼乐志》：『选乐工姿秀者十余人，衣黄衫，文玉带，侍左右。』

嫩白纤柔晃似冰，蜃中有女势凌兢。怜伊幻出如花貌，恰笑珠胎结未能。尝演蚌精，甚是娇媚。

知交投分有莲卿，并处蛾眉妬不生。一自楚云萦远梦，陈相学许独铮铮。万官，字庆莲。

名誉王刘竞一时，为伶罕见未摘词。忤除绮业惟风雅，从此消灾仗药师。释曰：『消灾延寿药师佛。』韩君知医，故戏之。

四喜官，保和部姓时氏，字瑶卿，江苏无锡人。本贵邸小竖，幼习梨园。雪肤兰质，韵致幽闲，有玉峯、梁溪丰度。虽兼唱乱弹，涉妖妍而无恶习，与陈、王、刘、吴并邀时誉，而榭子含香，非秣李夭桃闲撩蜂蝶也。今齿长色衰，阑入集庆部内。歌楼谈之者，犹望彩云焉。

云阶月地见神仙，浓口应夸供奉篇。每向歌楼欣一靥，杜兰香又下瑶天。

素质娉婷耐久看，天生粉面没包弹。樱桃树下多娇媚，颗颗珊瑚赛木难。尝演《打樱桃》，口吐胭脂颗颗，愈增其媚。

灯影摇红月影流，新妆窈窕胜王、刘。徐翁不解探花趣，醉里俄惊花见羞。马观察家演萃庆部，四喜暮至，命专演一剧。徐水部太翁于灯下见之，大为称赏。『花见羞』，五代刘鄴妾名。

本是梁溪队里人，爱歌楚调一番新。蛙声阁阁三弦急，流水桃花别有春。

张柯亭，保和部名鸣玉，初字珂亭，江苏长州人。神清骨秀，望之如带雨梨花。尝演《小青题曲》一出，人与景会，见者魂消。某巨公大加契赏，易其字曰『柯亭』。昔柯亭在南，为一墨吏所爱。辛丑，墨吏被逮入都，挈家北上

，寄迹京班，常往探圉圉以慰岑寂。今春墨吏典刑，柯亭在戏场闻之，更衣奔赴，一恸几绝。虽所事非人，而感恩知己，不以衰荣易念，视见金夫不有躬者，相去何如耶？继而落落不偶，仍挈家南返。鸡鹜羣中，忽睹寥天一鹤，为之三叹。

珊珊瘦骨出娉婷，几见幽窗泣小青。千古情根消不得，梦魂应傍牡丹亭。不受风尘涅与磨，翩翩花下度清歌。金闺名彦多情甚，之子相逢咏伐柯。树覆巢倾事可哀，感恩相伴逐舆台。未知金凤分飞后，曾为东楼一恸来。优童金凤，为严世蕃所爱。

振翻高飞迥不羣，熏菘原是不同芬。从兹歌舞江南好，无限青峯散彩云。周四官，保和武部字玉奇，浙江仁和人。年始弱冠，素质艳光，略无妖冶。古愚居士品其色技，兼有时瑶、卿郑兰生之长。有美一人，清扬婉兮，如遇于西陵松柏下也。三弦弹词，娓娓动人，良月风清，足怡情志。向因吾杭无人，谱中未免寂寞，今得玉奇，不全为他人作嫁衣矣！

淡妆浓抹忆西湖，婣约欣看美且都。陌上花开歌缓缓，吴侬犹记此音无。《陌上花》，吴越吴肃王时歌也。

三弦清切语呢呢，灯火微明夜漏迟。无限风怀忘不得，何如听唱鼓儿词。姚兰官，太和部江苏扬州人。纤腰仄步，细颈寒肩，望之绝似柔媚女郎，不辨其为伪伎也。在西部中无有赏者，姻娅赵君，称其闲远有闺阁风。余曰：『此如日览名园，忽于村舍疏篱得小红数朵，迎风潇洒，不禁为之翛然神远。然兰官之风韵，亦于斯窥一斑矣。』

雄雌不辨态纤纤，歌绕梁尘韵自恬。但有谢家风致远，任他秀色灿珠帘。珠帘秀，元歌伎名。

落拓京华十载过，尚余逸兴爱征歌。饶他三庆多娇口，雅韵宜人有太和。谓萃庆、宜庆、永庆。

锡龄官，永庆部姓张氏，江苏长州人，景山梨园子也。雅口不浮，小身玉质，其技宜于苦戏。余谓长生昔事妖冶，衬以银儿；今事真切，辅以锡龄。银儿似春深芍药，锡龄如秋晚芙蓉，可称二美。然豪客喜春华而不喜秋实，故锡龄声誉无闻焉，为之兴叹！

漫说妖妍带露姿，殷红独占晚霜时。秋江冷口无人赏，惟有闲沔仔细知。梁溪乐谱奉君王，歌韵争夸御史娘。不是九重远声色，人间那得有田郎。御史娘子、田顺郎。皆唐贞元宫中乐人。

双喜官，保和部姓徐氏，江苏长洲人，亦隶贵邸，与四喜并宠，歌音清美，姿首娇妍。弱冠后，颇长堪憎，顾景自伤。尝演《玉环醉酒》，多作折腰步，非以取媚，实为藏拙。其心良苦矣。歌楼评四喜曰『妖』，双喜曰『高』即

长也，可以窥其优劣也。而声技之佳，征歌舞者犹流连于齿颊云。

芙蓉滟滟泛秋江，赢得佳名并蒂双。一朵彩云欣出岫，美人声价重南邦。
婀娜多姿柳带牵，临风摇扬玉楼前。几家若作曹交妇，纵不齐眉也及肩。

严秀林，保和武部字芝田，江苏无锡人。妙龄娟秀，白皙娇妍。昔人以江瑶胜驼峯、熊掌，非虚语也。友人张君大加契赏，邀余观剧，以征所鉴之非谬然。修容似玉，压臂无金。吾为秀林怜，为张君愧矣。聊以情语解嘲，作如兰之雅券云。

玉素亭亭不自持，风前绰约好腰支。二分明月三分柳，个是芝郎写照时。
二分明月，覩光几许；柳色三分，未成恨也。感秀林之未遇。

倜傥张公为赏音，恨山奚止一钩金。从来豪客多轻薄，谁解如兰臭味深。

得发儿，保和部姓周氏，字定珠，江苏武进人。靡容腻理，雅态柔情，擅名十余年，为昆旦中秀相者。幼曾为小史，后随主人出莅山右。顾俊德，吉祥部亦无锡人，靓妆秀质，美擅歌楼，昆旦中之翘楚。旋以他事回南，今来京遂弃所业。而故交冷落，时有弃旧之感。尝与俞翁同饮，聆其语，已如商妇琵琶矣！为之口然。

舞衫歌扇昉轻盈，十载京华早擅名。不忘深恩依旧主，樽前时度啖春莺。

黛痕零落鬓丝髟，冷语凄凉诮老饕。未覩梨园生白发，已教司马湿青衫。

桂林官，端瑞部姓刘氏，江苏元和人，昆旦中之韵胜者。玉貌翩跹，温文闲雅，绝不似乐部中人。喜书史，能举业，亦善画兰，赳赳乎有文士之风。戊戌春，予过友人寓，与之同饮，不知其为伶也。友人言及，颇以文士待之。继闻浙东某县佐延入幕中书启。后回苏，不数年而殒。

秀骨棱棱孰与偕，相逢不是弁而钗。芳心一缕书千古，肯向泥涂抵死埋。

上苑巍科王右丞，琵琶一曲快先登。天梯若许侯门借，技发屠龙叱亦能。
桂林曾冒北籍考试。

周二官，保和武部江苏长洲人，旦中之房老也。其《卖鱼》一出，摹写网船嫩妇，形容曲肖，音调谑如在金闾牙市中，令人叫绝。小周四官，同部元和人，年仅成童，伶俐活泼，无非天趣，惜面方不媚，豪客未之赏焉。是日演《拷红》，眼色传神，跃跃欲语，不独齿牙吐慧，称可意侍儿。友人张君契赏已非一日，诗以识之。

蛤蚌团鱼满担沽，偶逢相谑巧支吾。南濠多少秧歌脚，风味萧骚似尔无。
南濠有少妇缝穷送暖者，多不缠足。人呼为『秧歌脚。』

啼笑如真无限娇，担当风月小妖娆。可怜窗外窥情女，祇是胡卢依样描。
是日有某官演《佳期》，兴致索然。

李琴官，文保和部江苏元和人。年仅弱冠，目妍而瞬，面瘦而腴，虽非谢

氏闺英，亦属郑家文婢。尝演《裁衣》，风流酝藉，有企爱之神，无乜斜之态。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吾于斯剧恍然也。若他人之始庄而终浪者，徒见其丑秽耳。

娇态临风弱不支，却于酝藉动情思。目光冉冉浑如语，想见寒花未嫁时，寒花，归熙甫婢。

狼藉瑶卿与秀卿，两头蛮触损清名。梁溪丰范从谁说，酥酪而今有弟兄。其弟秀官，在永庆部。

孙秀林，吉祥部浙江德清人。丰神俊朗，眉宇轩豁，无柔媚可怜之色，昆旦中之矫矫者。在京班一二年，即弃所业。余去冬相见，翩翩不羣。闻今春南返，在张湾舟中已作泉下少年郎矣。『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诗以伤之。

出墙红杏倍生妍，洒落春光媚远天。见说园中花事好，供谁攀折倩谁怜？归帆稳称入东吴，啼遍春山旧鹧鸪。一夜凄风兼苦雨，可怜红蕊没青芜。

王翠官，庆春部诨号『水蜜桃』，江苏元和人，昆旦中欢喜缘也。恬雅妍媚，水团面笑容可掬，人见之未有不欢悦者，雅号于以称焉。尝演《絮阁搜妆》，恰称玉环娇态。今回苏，而是班之彩云零落矣！

侵晓冲寒叩紫宸，妬情娇语可怜春。饶他四面观音好，未底王昌态度匀。苏旦有号『四面观音者』，以《长生殿》得名。

玉容春盎润如膏，赢得人呼『水蜜桃』。却笑吴姬名亦尔，两般滋味尽酩醺。友人云：金闾有伎，亦名『水蜜桃』。

韩学礼，保和武部浙江钱唐人。朴质无姿，齿已加长，宜于苦戏。盖南中梨园不事冶，惟取曲肖形容，令人怡情而已。新自苏来京，友人张君见其《送米》《哭灵》，为之感痛，因以梓里，属余品题。余曰：『昔陈老莲之画美女，多鸬鹚形，以『万壑千岩，其秀在骨』，非吴下水乡徒滋柔媚。吾杭越地也，爱学礼者，作老莲之美女观可乎？』

洗涤铅华静不浮，哀弦苦调见风流。梨园尽是他乡侣，谁把杭州曲子讴，白香山句

白傅深情祇自伤，潇潇暮雨忆吴娘。十年抛却西湖好，怕听相思引恨长。杨升庵云：『吴二娘，杭州名妓，有《长相思》一词。』白香山诗：『吴娘暮雨潇潇曲，自别江南久不闻』，盖子美之黄四娘也。

李秀官，永庆部江苏元和人。鲜肤秀色，文弱堪怜，腰未袅而多姿，眼不波而自媚，令

人有宋玉墙东之感。向在永祥部，如玉韞椟中，歌楼罕覩，今则入五都之市，为有目者之所共赏矣。

纤柔定似柳丝丝，谁赠春风袅娜词。移向苏台鬪歌舞，起眠情绪耐人思。
卸却新妆懒自拈，无因重见态纤纤。爱他帘隙窥人处，约腕金黄指玉尖。
卸妆后，揭帘偷视，腕指如玉，为彼中之难得者。

金桂官，萃庆部字缦亭，江苏常熟人。清姿瘦骨，赋理柔容，如俟城隅之静女，无桑间

态，亦乏林下风。素习昆曲，曾为外吏衙前，今春阑入部内，匝月之间，泽车华服，气象改观。噫！为之执鞭亦所欣慕焉矣！

薄施脂粉已嫣然，歌韵曾夸相府莲。为爱娇多身转怯，几形皂脰与鸯肩。
幼为南沙蒋氏小史。

燕寝趋承宠爱浓，翩翩花影度春风。卯儿幻入霓裳队，漫把铜山笑邓通。

张发官，保和文部江苏元和人。面如瓜瓠，弱不胜娇，雅韵闲情，有谢夫人林下风致，耽清静，解文墨，尝见余《燕兰谱》，略识此中款要，知非庸俗伶工矣。昔保和部，本昆曲，去年杂演乱弹、跌扑等剧，因购苏伶之佳者，分文、武二部。于是梁溪音节，得聆于呕哑谿浪之间，令人有正始复闻之叹。嗟乎！梨园虽小道，而状古来之忠孝奸顽，使之感发惩创，亦诗教也。诗人之感，在士大夫；梨园之感，及乎乡童村女，岂曰小补之哉？部中皆梨园父老，惟发官年二十四，为最少，回视陈、王、二刘，不必出门合辙也。以之作殿，殆曲终奏雅欤？

弱质娉婷爱羽毛，琵琶羞唱郁轮袍。唐昌玉蕊真仙种，莫认元都观里桃。
淡妆雅服出轻盈，意态丰姿宛转生。几度悠扬闻玉笛，江南风月最关情。
艳冶浮靡诘苟同，耽闲绰有士人风。燕兰妙谛渠能识，不羨家明韵语工。
南唐优李家明，能诗。

太平无象尽消摇，妙舞清歌乐圣朝。会得诗人风化远，郑声屏去奏虞韶。

《燕兰小谱》卷之四终

●燕兰小谱卷之五

西湖安乐山樵吟

余叙列诸伶，以甲午为限。而前此名优之可采者，于斯附见焉。至于佚事、新闻可征者，述其颠末咏之；传闻者第寄一时兴感，其事则隐而不录，恐人言未的，不敢以之速咎。因分杂咏、杂感，聊寓讽诫，犹赋之有乱辞云。

杂咏共一十八则，计诗二十八首

友人言：苏伶有号『碧成夫人』者，姓李名桂官，字秀章，吴县人。昔在庆成部，名重一时，尝与某巨公乡谊，时佐其困乏，情好无间。后巨公莅外省，桂官亦脱身同往，于今十数年矣。闻其慷慨好施，颇无资蓄，是优伶中之勇于为义者，是可识也。

漫将巾幗事倾城，雅意怜才别有情。赚得豪儿金似土，夜来闻唤状头声。

友人言：昔苏伶唐玉林、方兰如，长洲人，在庆成部一时之彼美也。秀州某贾与之契好。所有贸易之资，尽耗于浅斟低唱中。既而贾以逋负被縶，二人告其友曰：『贾之事，公所知也。倘藉公之力，为渠解纷，则二千金之助。吾两人在，何至废业失所？』友感其言，为之平章息讼。未几，贾复与他伶狎。二人怆然曰：『溺不可拯也，我不负贾而贾实负我矣！』其金遂绝。噫！谁谓此辈中无真情侠骨者耶？为述其事书之。

雅遇周郎顾曲频，感恩知己两情亲。怜君金尽缘歌舞，羞作吴王宫里人。

乍可春回淑气和，欢场几见醉颜酡。桃花流水情无限，精卫辛勤奈若何。

友人言：京伶冯三儿，大兴人。昔在王府大部，旦中尤物，以声技蓄厚资。弱冠后，颀长突弁，遂弃业为掌班，而颌下亦于思可玩。班素隶贵邸，一日，主人以旦色未佳，仍命三儿充之。因剃须复业，而孙寿之态毕露矣。

脱却须眉复效颦，应缘曾现女人身。侍儿瞥见多相笑，仙子麻胡两失真。

施朱施粉事妖妍，顾影真堪一笑先。昔日欢郎多冷落，夜来惟有细君怜。

友人言：昔苏伶天保儿，姓陈氏，常熟人，在大成部，色技精妙，大胜今日魏、陈诸郎。即《拐磨》一剧，非长生所能仿佛也。以获罪遣戍新疆，而周其困穷，保其开释，不乏有力之交。惜其福薄而殒，闻之慨然有感。

断袖何如割臂盟，胥靡犹系故人情。未知仗义孙宾硕，肝胆曾为若辈倾。

友人言：苏伶张蕙兰，吴县人。昔在保和部，昆旦中之色美而艺未精者。常演《小尼姑思凡》，颇为众赏，一时名重，蓄厚资回南，谋入集秀部。集秀，苏班之最著者。其人皆梨园父老，不事艳冶，而声律之细，体状之工，令人神移目往，如与古会，非第一流不能入此。蕙兰以不在集秀，则声名顿减，乃捐金与班中司事者，挂名其间，扮演杂色。噫！为名为实，吾不能知，而其志则可嘉矣。

笙歌丛里早知机，莫俟门前车马稀。一棹江南烟水阔，舞衫何似绿蓑衣。

攀援声价附清音，名实难窥两可心。甘就经师执都养，应羞孔目擅词林。

友人言：蕙兰之在集秀，如为实，则耳濡目染，其技日进，犹执都养役于经师之门；若为名，是监生捐孔目，而自诩翰林先生矣。其语甚新而确。

友人言：昔京伶八达子，系旗籍，在萃庆部。貌不甚妍，而声容态度恬雅安详。大小杂剧无不可人意者，一时盛称都下。于甲午年沃若而陨，今其名尚津津在人齿颊间。谱中不录，犹记旧院而无马湘兰，为歌坛一大缺限矣！余闻之有感，不忍以未见而弃焉。

歌坛豪客忆声容，名下诸郎未许同。乐伎即今腾众口，书生空愧老雕虫。

余作《燕兰谱》，惜杭伶乏人。符丈亭山曰：『廿年前京班一昆旦，为杭

人，忘其姓氏。演赵翠儿一时独步，其它剧亦可观。』余忆丙戌秋，在桐乡与龙翔方丈让公观剧，一天竺僧谓余曰：『此班小旦作去声赵翠儿，真令人发渴』。让公有惭色。余曰：『阿师禅悟胜赵州茶矣！』相与大噱。今符丈所见，想亦发渴者耶？以乡人故附录之。

廿载歌场杳莫追，就中绝艺尚堪思。吾乡亦有风流旦，缓步传神赵翠儿。符云：翠儿途遇舒状元，与订婚后，数缓步最妙。

昔同让老近歌台，衲子忘机语不猜。解道翠儿真发渴，茶禅滋味个中来。

友人张君示余《魏长生小传》，不知何人作也。叙其幼习伶伦，困阨备至。己亥岁随人入都。时双庆部不为众赏，歌楼莫之齿及。长生告其部人曰：『使我入班，雨月而不为诸君增价者，甘受罚无悔。』既而以《滚楼》一剧名动京城，观者日至千余，六大班顿为之减色。又以齿长，物色陈银儿为徒，传其媚态，以邀豪客。庚辛之际，征歌舞者无不以双庆部为第一也。且为人豪侠好施，一振昔年委蕤之气。乡人之旅困者多德之。嗟乎！此何异苏季子简练揣摩，以操必售之具耶！士君子科闹困蹶，往往愤懑不甘，试自思之，能如长生之所挟否乎？然机会未来，彼亦蜀中之贱工耳。时乎！时乎！藏器以待可也。

揣摩时好竞妖妍，风会相趋讵偶然。消尽雄姿春婉婉，无人知是野狐禅。京班多高腔，自魏三变梆子腔，尽为靡靡之音矣。

题桥宁让马相如，回首西州泪满裾。今日梨园称独步，应将佳话续《虞初》。

余近见陈银儿《烤火》一出，状女悦男之情，欲前且郤，举多羞涩，既而欲念难消，肩背瑟缩，不能自禁，恍悟咸卦四五两爻，由心而背，一节深一节，非以胸为漠不关情处。讲家谓胸在心上不能感物，此春香之讥陈最良：『一些趣也不知』也。识者当自领之。

两美相逢悦有余，目矚肩耸更踟躇。顿教悟彻咸其胸，快读几家无字书。

天香子寓中有豪客数人，留连半日，抵暮而散，酒后兼有朱提之约。次日家僮不慎，几乎致讼。有大力者以白简吓之，诸人始为敛息。而大力者亦负螳螂捕蝉之诮焉。余曰：『欧阳子云「酒黏衫袖重，花压帽檐斜」。斯时，军流以下罪名亦胡勿为是，可为诸人针砭矣。』

何来豪客事呼卢，雀角无端起点奴。惹得侬家狂措大，袖中倾出醋葫芦。

见说螳螂欲捕蝉，谁知黄雀已擎拳。欧阳十字真成案，酒底花间好悟禅。

刘芸阁，伶中之卫玠也，一巨公颇为醉心。偶于冯氏席间，见吾乡徐又次封翁言：『芸阁必为赏鉴。』告以未识。巨公为之骇然，以芸阁常至冯氏也，封翁大蒙陈最良之诮。又山阴俞六爱，居京已久，于歌楼见芸阁，深悦之，作诗赞其美，携以示余，误以『刘』为『柳』，所用皆柳事。嗟乎！斯二人

者，今之人欤古之遗也。

苦思搜句赠知音，刚卯讹将柔卯侵。那似徐翁真洒落，桃花满树不关心。『刚卯』取卯金义，见《史记》；『柔卯』言柳，柳为卯，本性柔。『桃花满树』，隐用刘郎。

友人云：京旦之装小脚者，昔时不过数出，举止每多瑟缩。自魏三擅名之后，无不以小脚登场，足挑目动，在在关情。且闻其媚人之状，若晋侯之梦与楚子抟焉。余曰：『闻昔保和部有苏伶沈富官，容仪娇好，缠足如女子，但未知横陈否耶？若偶渔婢，当有可观。』相与大噓，诗以解嘲。『渔婢』，即渔妇跣足者。

似月如钩瘦影埋，竞夸娇媚试提鞦。风流莫问横陈夜，羞与嫋嫋读平声小姐偕。

明周宪王《元宫词》：『帘前三寸弓鞋露，知是嫋嫋小姐来。』按：字书，嫋，嫩、软二音俱仄声，今当读作平声。

友人言：蜀伶新出琴腔，即甘肃调，名西秦腔。其器不用笙笛，以胡琴为主，月琴副之。工尺咿唔如话，旦色之无歌喉者，每借以藏拙焉。若高明官之演《小寡妇上坟》，寻音赴节，不闻一字，有如傀儡登场。昔人云：『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口无歌韵而藉靡靡之音以相掩饰，乐技至此愈降愈下矣！

有丝无竹少清音，始自秦中带郑淫。莫笑当歌同傀儡，胜儿原是抱胡琴。胡琴婢胜儿事，见《中吴纪闻》。

友人言：近日歌楼老剧冶艳成风，凡报条有《大闹销金帐》者以红纸书所演之戏贴于门牌，名曰『报条』。是日坐客必满。魏三《滚楼》之后，银儿、玉官皆效

之。又刘有《桂花亭》，王有《葫芦架》，究未若银儿之《双麒麟》，裸裎揭帐令人如观大体双也。未演之前，场上先设帷榻花亭，如结青庐以待新妇者，使年少神驰目矐，罔念作狂，淫靡之习，伊胡底欤？

楚雨巫云黯不开，好传消息到歌台。春风是处鸳鸯社，借问何人补缺来。昔人以新妇未来，房中先设帷榻，名『待缺』。『鸳鸯社』见《妆楼记》。

友人言：近时豪客观剧，必坐于下场门，以便与所欢眼色相勾也。而诸旦在园见有相知者，或送菓点，或亲至问安，以为照应。少焉歌管未终，已同车入酒楼矣。鼓咽咽醉言归，樊楼风景于斯复睹。

飞眼皮科笑口开，渐看菓点出歌台。下场门好无多地，购得冤头入坐来。俗呼豪客为『冤大头』。

友人有以『歌楼一字评』相告，嫌其于诸旦颇有未愜，乃以近时习见者为更定之。魏三曰『妖』以其开淫冶之风，旧评曰『骚』，未足以概之；银官曰

『标』；桂官曰『娇』；玉官曰

『翘』；宜于健妇而少韵致凤官曰『刁』；白二曰『飘』；

飘逸也万官曰『豪』；郑三曰

『骚』；蕙官曰『挑』；三元曰『糙』平声。其它则未入品题也。至于昆旦，声容优劣

有不可以一字概，当仿书画评，各缀数语为善，姑阙之，以俟赏音者。

尹谢风流絶世无，聊将一字拟形模。歌楼尽日争娇艳，笑是绥绥九尾狐。

闻昔年，某伶于戏园遇一贵客，邀往酒楼，赞其色艺之妙，命仆携两元宝赠之。叩其寓，不告，云是粤省太守来京补观察者，不日即出京，毋庸往还也。次日，伶在别园，其客亦至焉。复招饮，赠银如前。将别，伶固请某日过寓午饭，其人沈吟再四，嘱以不须多费，只一二肴叙谈可也。是日，其人盛从而来，持赠千金，抵暮欲去，固留宿，乃遣仆返。曰：『明日不须早来』！伶延入卧室，与谈甚洽，凡箱柜所有悉告之。更余，举家皆寝，二人尚喋喋不休。次早家人起，见门牖箱柜俱开，惟伶独卧榻上，唤之迷闷不醒，亟以水解之，乃觉，方知为盗席卷踰垣而去。余曰：『斯伶亦盗也，以盗捐盗，詎知彼盗之巧哉！』

两贼汹汹今日逢，青蛇有意敌黄蜂。温柔乡里迷魂阵，可奈强良穿我墉。谚云：『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皆毒物也。

岂是千金怜季布，谁言一饭重王孙。巧偷积岁逢豪夺，剩有余欢绕梦魂。

金陵富商某者，于癸巳年在京捐纳别驾。初时爱玩玉器，无他好焉。不数月，于戏园相识二人，俗名『拉纤者』，招伶来寓，日引日多，家人以二鬼目之。于是富商豪情顿起，酒肴车马，率以为常，昼则歌楼酒馆，夜则豪饮呼卢，每晚必留一旦在寓同宿。继为娶亲买屋，衣服器具皆备，一人不下千余金。凡五阅月，已为三人娶矣。都中之资既竭，复往家取。其子来京，劝以南返，不听，而阿堵物不能裕如也。后一伶索三百金，期彼数日，不能如约，其人在寓门诟詈，即前所与娶妇者。商闻之怨悔羞忿，至夜而缢。约计不及一年，所费万金以外。其子欲讼之官，乡人劝以勿彰父过，为之吞声隐泣。嗟乎！谁实致之？皆二鬼焉！居长安道者可不慎所交哉！余闻之富商之邻，为所目击，因讳其姓氏，书之以为殷鉴。

大鬼昂藏小鬼嬉，招徕狐兔逐人迷。尊前听说金陵贾，一载春风化雉鸡。

狐媚依人似漆胶，狼贪藉物等菅茅。与君拂拭轩辕镜，莫为金陵作解嘲。见隋王度《古镜记》。

余十载京华，薄游歌馆，于白二之外多不知其姓名。姻娅赵君来京一载，凡出名之旦无不识之。余问其故，曰：『见好花而不知名，可乎？』是诚深

于情者。余甚愧昔之鹵莽也，聊以禅悟解嘲，而燕兰之咏，于斯渐入花丛矣！

十年歌馆愧匆匆，访艳应输天水翁。何似拈花成一笑，不教色相落胸中。
世事何劳问假真，人人竿木自随身。年来我亦登场客，惭愧诸郎格韵新。
杂感共一十八首

余自癸卯至今，有所传闻，形诸歌咏。姑以得诗先后録之，无有伦次，亦不计其工拙也。

曾闻侍史缀征衣，结契王郎世所稀。莫讶春光三月暮，红深颌下燕初肥。
歌台狂客起风波，鸡肋难容奈若何。解借公猴通一笑，漫劳司马奋投戈。

『公猴』，明妓朱斗儿事，见《青泥莲花记》。

江东只子美无瑕，匕首难逢陆押衙。刎颈交情何惜尔，祇愁误唱《后庭花》。
陆判官换美人头事，见《聊斋志异》。

避君三舍礼逡巡，郗笑先生见未真。待得啸梁频作恶，短长难禁路傍人。
三寿云亡泪黯然，阿谁娇好慰情牵。刘郎自是秋风客，莫道长晴不雨天。
艳阳回首即残春，浪絮浮花卷作莘。羞对浔阳江上妇，琵琶何处嫁商人。
仙史言欢忆艳歌，黠奴凭借起风波。无端嫁祸虬髯客，和尚差哉会也么？
姚广孝贵显回苏，往视其友，闭门不纳，遥应之曰：『和尚差哉！』

修真学佛语惺惺，欲海波澜棺未宁。莫被秦宫花里笑，戚施面目太酸丁。
漫说天怀同柳下，鲁男今见几人存？道旁苦李何堪摘，也作酸梅沁齿痕。
余桃已失分甘爱，断藕犹牵别绪长。奚似杜陵沔燕侣，去来亲近两相忘。
家世曾传八咏楼，酒垆饼肆见风流。狂奴气概犹堪取，争似谀文媚沐猴。
水绘园中迹已陈，拏芳图上又生春。泣鱼固宠纷纷者，几见流芬齿颊人。
撤瑟辰悲欲见难，愁容黯黯泪洑澜。床头玉匣休教殉，好付云郎画里看。
倜傥风流迥絶羣，长卿才气欲凌云。可怜一握刘蕢泪，羞谱新声《白练裙》。
《白练裙》院本，明郎之文作，以调马湘兰者。

美人香草本《离骚》，金屋由来贮阿娇。珍重玉郎身似玉，艳情绮语写丰标。
为芸阁赋

名士缠头翰墨香，诸郎身价藉文章。湘云赋后桐花赋，更有新诗到海棠。
海棠诗者，为碧綠作。

豪情日日醉歌楼，佳话欣传若置邮。何似含毫清兴远，生香真色写风流。
泮兰沅芷总芳芬，漠漠湘波冉冉云。自我西郊密不雨，管教渴煞两参军。

癸卯端阳之后，伴鹤携扇一匣，嘱友人画兰，分赠诸伶之佳者。使宋朝之美，服燕姑之香，可谓一时韵胜矣。余以燕兰命名，盖仿于此。嗟乎！倚翠偎红，浅斟低唱，人生行乐耳。能适其乐，而同海客之狎鸥者，其画兰主人乎？是则余之小谱亦等诸雪泥鸿爪也。

披拂熏风写翠颜，芳香满袖落人间。与君妙选如兰契，漫说亭亭玉笋班。
北地胭脂滟欲浮，都含芳韵媚歌楼。先生好作《燕兰谱》，嫩白娇红尽解
愁。

东风一曲紫山翁，旖旎无妨学道功。歌舞情怀聊漫与，任他人笑比顽童。
汲古绿深两眼宽，何来尤物可盘桓。忘机鸥鸟无心客，偶尔相逢也足欢。

《燕兰小谱》卷之五终

●《燕兰小谱》跋

安乐山樵《燕兰小谱》，凡诗二百二首，始癸卯重午，后暨今中秋所作也。
予昔假馆于兰修丁香老屋，见湘云昼兰，索山樵同咏。山樵更征诸郎之得名
者，悉直品题，缓吟低唱，以抒写其沈郁无聊之慨。特借径诸郎，故不必人求
其备。诗惟其肖，其中隽永风雅，感慨调笑，得风人比兴之旨，而神韵直逼渔
洋。盖其一片婆心，欲挽淫靡而归于雅正，非董爱江维扬《竹枝词》比也。山
樵每脱稿，必示予击赏，已非一日。爰书大略，以贻同好。读者得其味于酸盐
之外可耳。

乙巳小春月竹酣居士跋